

天涯玫瑰 丛书
Tian Ya Mei Gui Gong Shu

TIAN YA MEI GUI GONG SHU TIAN YA MEI GUI GONG SHU

[加拿大] ● 常 琳 / 著

雪后多伦多



中国华侨出版社

●天涯玫瑰丛书

雪后多伦多

〔加拿大〕常琳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后多伦多/(加拿大)常琳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天涯玫瑰丛书)

ISBN 7-80120-377-1

I. 雪… II. 常…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 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1445 号

●**天涯玫瑰丛书**

雪后多伦多

著 者/[加拿大] 常琳

责任编辑/牧 晴

装帧设计/李志国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164 千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100029

ISBN 7 80120 377 1/I·59 定价 12.00 元

杨 柳 枝

闾门风暖落花干，飞遍江城雪不寒。
独有晚来临水驿，闲人多凭赤栏杆。

——孙光宏

写在前面

读常琳的长篇小说，是在北京最燥热的日子里，空气像一团灰色的糕饼，烫而粘。随着一页页稿件的翻动，眼帘渐渐就清凉起来，仿佛有一些细碎的雪花，从字里行间飘落，给人以遥远的冷醒和水气的滋润。

我与常琳只见过一面，她到我的办公室来，文静而淡然。她说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写完后，会从加拿大将稿子寄来，请我过目。我当然很愿先睹为快，但心中也存着轻轻的疑虑。我知道，长篇小说的写作，是很劳心神和体能的马拉松般的劳动，在远离故国的地方，以母语写作，需孤独的奋战和持久的坚持。面前这位清秀的女子，她可在暗夜和黎明一如既往？是何力量赋予她如此的执著？

这些疑问在我心里埋伏着，直到这次通读完她的小说，才找到答案。

常琳的小说，以旅居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为主人公，栩栩如生地刻划了一批小人物的生存状况和心理态势。他们没有通天的门路，没有强盛的背景，没有充裕的金钱，没有命运的青睐，甚至也没有恢宏的理念和辉煌的目的。然而他们顽强地生存着，依靠自己的双手，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们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在异国的土地上，贡献的是勤劳和诚恳，凭借的是坚韧和努力。书中的陆大洪和任晓雪，就是这样普通而又可贵的典型。读着他们生存片段的时候，常常会心一笑。要不是书中间或出现的加拿大的风光习俗和地名，我甚至忘记他们是生活在与北京远隔几万里的地球那一边。我在常琳的小说中，熟悉了他们的音容笑貌，觉得他们很像我的朋友，正徜徉于北京的胡同巷间，亲切和善地同每一个人打着招呼。

这些年，写留学生生活的作品，在国内发表的，已是很有几部。里面多刀光剑影血肉横飞，让读者看到的总是尔虞我诈匪夷所思，让人心生寒痛。我想，那大概是某一方面的真实，但一定也还有另外的真实存在着。一种更强大的真实——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光明，涵盖着中国人与中国人，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我以为，常琳的小说，一个重大的价值，就在于她透视出了这种洋溢温情的真谛和对生命的深切感悟。书中任晓雪的加拿大朋友瑞简，因为丈夫的遗弃和阴谋，愤而自杀，晓雪和大洪等朋友，竭尽绵薄之力相助，读来让人百感交集。16岁就做了爸爸的加拿大小伙子迈克，在几位中国的志士仁人教导下，也重新走入学校读书，并负起了父亲的责任，让人又好笑又感动。窈窕的舞蹈演员杨夕，成为做豆腐冰淇淋的一把好手，并慷慨激昂地发表女性主义宣言，让人对这美丽的女

孩刮目相看。大洪和晓雪在严重病患的威胁前，生死不渝的爱情，更令人久久难忘。

常琳的文字洁净干爽，有从容不迫的安祥平和弥漫纸中。我想，她写的时候，一定抛却了惊世骇俗的争斗之心，只是宁静地道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因为有一些朋友的身影浮动在眼前。因为自己的心灵曾经感动。因为她想表达对东西方两种文化的观察与比较。因为她的真诚善良和柔韧。

希望常常能看到常琳的新作，在冬天使人温暖，在夏天使人清凉。

毕淑敏

1999年7月18日于北京酷暑中

目 录

第一章 错写的签名

卖咖啡的小伙子长得又高又瘦，像螳螂似的滑了下来，他凑近看看司马波的脸：“他晕过去了。他们去拿绳子，去叫救护车，一会儿就来。”陆大洪和他一起动手给司马波脱鞋。先把滑雪板从滑雪的靴子上摘下来，靴子已经冻在脚上了。“司马波！司马波！”陆大洪把司马波的头放在自己的怀里摇着，看着他的脸褪尽了往日的红润，和周围的雪一样惨白惨白的。/(1)

第二章 新来的房客

晚上他没有做白色的梦，没有在雪的山中游荡。他想，也许今天可以去试着上英文课。早上，他下了床，不行，腿还是没劲儿，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他只好又躺回床上。

在黑暗中起身，又在黑暗中躺下，将这样等待另一个黑夜的来临。他又开始在雪的山中游荡了，除了那顶蓝色的带有黄色图案的帽子，在他眼前一动一动的，又

多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23)

第三章 走失的孩子

大洪四肢摊在地上，安诸像小狗一样趴在他温暖、宽阔的胸前，他的右手护在安诸背上，晓雪突然觉得很内疚，是她把大洪带到这儿受这罪的，她想这案子什么时候才能调查完呢？越快越好。/(55)

第四章 有力的复数

“我愿意诚实地面对你和面对自己。平平你知道爱情和婚姻只是生活的一个部分，不是全部。不要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放在男方身上，在感情上要独立一些清醒一些。”昨天，他从早上五点到下午三点就是到餐馆上班以前，他都坐在甜饼圈店里。他盯着报纸，将自己整个反省了一遍。从感性到理性，从道德观到恋爱观。是的，他觉得和平平在一起，他只是一个人驮着一只美丽快活的小鸽子在飞翔。在人生的路上，他始终是孤军作战。这儿没有“他们”。而他和晓雪就不同了，他们是比较双飞的鸟。不管他干什么。他都可以以“他们”这个有力的复数出现。/(93)

第五章 谁在钓金龟

马芬挣了这种不用操心、不用投钱、更不用献身的钱兴奋不已。她没有把太多心思放这上面，甚至都没有

动用她在国内积累的经商经验。跟小娃闹一样，她只是跟罗毅凑个趣。她还是想把硕士学位好歹混到手，以后或是自己干，或是以加籍身份和国内搞合资。/(119)

第六章 十六岁的爸爸

这时，麦克走到杨夕面前，严肃地说：“I am telling you the truth。”〔我告诉你事实〕

我家住在斯彻特镇，已经一百多年了。我父亲是个工人，母亲是清洁工，给别人打扫屋子，他们都没有受过很多教育。脸上紧绷的线条，悲壮的有如烈士雕像般的线条变得柔和了。你不知道生活在小镇是怎么回事儿。后来，你知道，我有了个女儿。/(149)

第七章 “碉堡”的魅力

眼看就要下班了，他的手也开始抖了。他瞧着杨夕干活的那张桌子，如同看着自己要舍身去炸的碉堡。他相信，让他去炸碉堡，他都不会这么紧张。碉堡旁边不会坐那么多人，碉堡也不会说“不”。/(169)

第八章 推不开的爱

他气得在车里大骂：“走就走，没什么了不起的，谁缺谁不能活？”“你得把话说清楚，死也让我死个明白。”“男的怎么了，男的心也是肉长的，你也不能这么戳

呵。”他真想跑到大瀑布边上，仰天大哭一场，这叫什么事呵。他回到家里闷了一会儿。晓雪的东西虽然没了，到处都是她的痕迹。“晓雪，你给我出来！”他仰在沙发上，大声喊道。他要疯了。/(187)

第九章 好好活一把

“王平平，你知道我得了什么病了吧？”她似笑非笑、自嘲地说。“你觉得这是报应吧？谁让我抢走大洪了呢。你看你多好，结了婚、年青、漂亮、健康、还能生孩子。可是，你觉得这报应还不够，你上我这儿来，让我亲眼看看你是多么幸福、多么漂亮、多么健康。”她的泪水出来了，她使劲儿咽了回去。“我和大洪还没结婚，走到哪儿，我都不能说大洪是我先生。”/(209)

尾声 依旧的飘雪

他们开车到了安大略湖边，俩人手拉着手、轻轻地、仿佛怕惊醒熟睡的婴儿似的，踩着柔软的、洁白的雪在湖边走着。刚刚接受了雪的洗礼的湖水，平静、满足。/(237)

第一章 错写的签名

“嘀! 嘀! 嘀!” 带有自动报时器的小钟叫唤起来, 陆大洪睁开眼睛。

“嘀! 嘀! 嘀!” 小钟不断地响着; 他伸出手臂按了一下钟上的鼓包。

“现在时间上午九点整。” 报时器以标准的北京普通话, 报出了加拿大多伦多的时间。

这个小钟是去年他来加拿大时, 王平平送给他的。

王平平是他的女朋友。她是学英文的, 外语学院毕业。现在北京一家旅行社做导游。她长得挺高, 也挺苗条。挺大的一双眼睛老是忽闪忽闪地, 显出她的聪明, 显出她永远的高兴劲儿。不论远看近看, 她都比陆大洪高。只有两个人都光着脚, 背对着背站着, 才能勉强看出陆大洪比她高一点。陆大洪跟她出门, 无论逛街还是散步, 都笔直地挺着胸脯, 头昂得高高的。甚至头发也有意蓄得长一些, 为增加高度添砖加瓦。

陆大洪喜欢王平平那个乐呵劲儿，喜欢她从来不小心眼的劲儿。他俩去公园，他要是看见什么漂亮女孩了，眼睛可就管不住地盯着。她也跟着看，还评论哪儿好。好的地方都说到了，从来说人家哪儿不好。她过生日，大洪给她几百元让她自己买件礼物。她买回来了，他要是评论是不是买贵了？她会马上说：“真的吗？没准。我只去了几个店，那咱们再去看看。”从来不会想大洪是不是心疼钱了。她的心就像一潭清水似的，老那么透透亮亮的。你就是成心想气她，她都不往坏处想。

这次他出国，王平平说了，你是我派出的驻加拿大代表，帮咱们实地考察一下。好呢，咱们就移民过去。不好呢，咱还呆在咱们北京。

大洪到底也没闹清楚，自己怎么突然就要来加拿大，还真就来成了。

他高中毕业正赶上到北京郊区插队。从农村回来，被分到钢厂当炼钢工人。这一当就是好些年，直到去年他来加拿大前，他的身份还是炼钢工人。

电视大学开始办的时候，他用业余时间，有时也请几天病假。学了三年半，拿了个中文专业的文凭。改革开放以后，他又利用业余时间和朋友一起捣腾点小买卖。像最初，外地人进京找不到北，他把人带到哥们儿开的商店。买者买到了要买的东西，卖主卖出了要卖的东西，他从两边拿到辛苦费，三方皆大欢喜。

他还没结婚，和父母兄弟同住。没结婚的原因，一是没房，二是反正他和王平平早都那个了，结不结婚也就不那么打紧了！三是他们还没想要孩子。

大洪的父母是老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学建筑的，在

建筑研究院工作。现在退休在家。他们是从不讲吃，不讲穿，家里乱七八糟为荣的年代过来的，不大会操持家务。大洪和弟弟是跟姥姥长大的。大洪勤快，手脚闲不住。下班回家，他做饭。他不让父母动手，怕把厨房弄得太乱不好收拾。饭后，收拾洗碗他也全包了。除了球赛和特别好的电视剧，他一般不看电视。一有空，就扫地、擦地、收拾屋子、洗衣服。全忙完了，上床看会儿当天的报，睡了。他没有当将军的野心，也不是多懂孝敬父母和照顾弟妹，他就是一闲着就难受。他这毛病弄得他弟弟身外的事儿，除了系鞋带，别的一窍不通，整个一个末代皇帝的感觉。

他不能肯定是不是看了报纸上一篇关于加拿大是世界最佳居住国的文章，就动了想出来一趟的念头。如果把加拿大比做一座山的峰顶，那么文学家会在上去以前就歌咏，畅想山顶的风光和到了山顶的感觉。科学家则在上以前先推测计算从哪边上最省力，每天走多少，多少天到达最合理。对陆大洪来说，要上山嘛，OK，想想大概的路线、要带的东西，便抬脚往上走了。他姑姑的婆婆的妹妹花了五十加元帮他在一间语言学校注册。他拿到入学通知，就到厂里请假。人家问他干嘛去，他说去看看，人家就同意了。这一路就顺了下来，顺利得他差不多要入基督教，感谢上帝的无所不在和恩宠浩荡。

朋友说：“呦，你怎么蔫不出溜地就要出国了？”

他说：“又不是出殡，还要吹喇叭吗？”

这不，一晃来加拿大一年了。

刚来的时候，他在姑姑婆婆的妹妹家住了两个星期。他抓紧时间查找中文日报的广告，找到现在住的这间，赶

紧搬了出来。大洪特别不愿意麻烦别人。

这房子在多伦多市的玫瑰园街。这条街上的房子格调都差不多，家家门前都有木制的门廊。大小差不多，全都极小，像大洪住的这栋房子，楼上楼下的面积加起来也不过八百平尺。所有的房子大约都有七十年以上的历史。

这房子两层。楼下是客厅、一间卧室外加厨房洗浴间，租给一对香港来的夫妇。楼上三间卧室外加厨房洗浴间，租给他们三个单身汉。一个是加拿大小伙子叫贝尔，他是大学的学生，早出晚归，碰面不多。另一个是女的叫阿娟，从越南来的华裔，会说国语。她三十多岁，小小的个子，圆圆的脸看着跟中学生似的，先生和两个孩子还都在越南。她在一家甜饼圈店打工，也是早出晚归的。下个月，她就要搬走了，她在甜饼圈店附近找到房子，这样又省车费又省时间。他们三个合用楼上的厕所和厨房。大洪忙是忙，闲不住，有空就收拾厨房厕所。那俩也挺自觉，东西不乱放，有空也帮助打扫。

房东是八十年代初从大陆来的。先攒了些钱，八九年多伦多房价暴涨的时候，他眼疾手快倒房子卖，一下赚了不少。听说现在手里有几栋房子在出租呢。他每月一日晚上七点来收房租，提前一准打电话通知。谁要那天晚上不在，要把房租放在在的人那儿。他不想让人拖欠，也不想多跑几趟。

这条街离大学不远，离唐人街也不远。多伦多的唐人街可是旅游名点，南北走向的士巴丹娜街和东西走向的丹达士街布满中国店铺。卖服装的，租录象带的，卖蔬菜、水果、禽蛋、肉类和甜点的；饭店更是一家挨一家，什么皇宛、汉宫，名字五花八门。陆大洪就在其中一家小门面

的“湘湘饭店”洗碗。

他去找工的时候，挨家餐馆问：“要洗碗工吗？”

人家问：“有经验吗？”他摇摇头，人家也摇摇头。

走了几家，他觉得不对劲了：“凭什么没经验呢，我在家天天洗碗是不是？”再问，他就说有经验。人家就让他填表，说需要人时给他打电话。

走到“湘湘饭店”，他问：“要洗碗工吗？”

一个个子矮矮的、瘦瘦的，有一双小眯缝眼的男人，大概四五十岁的样子。问他：“大陆来的？”一口四川话。

他忙点头。

“老家是？”

他赶快说：“四川。”他爷爷是四川人。

那人的小眼睛里立刻射出兴奋的光芒。“有经验吗？”

“有。”

“好多工钱你想要？”

“不知道。”

“啥子时候你可以开始上班？”

“现在。”

“好！那你就先来试几天嘛。”原来这位是老板，姓钟。

他就在这儿干上了。白天在一间成人教育中心学英文。下午三点到餐馆上工。晚饭在餐馆吃，晚上十一点下班，星期一休息。每月所赚除去房租及早中两顿饭和电话费等还有结余。带来的钱不用动，他拿出一些到一家律师事务所申办移民。

每天，听到自动报时器用标准的普通话报时间，他都会想到王平平。不过这是想不得的事。他从床上跳起来，先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再把窗帘拉开。

“下雪了！”一院子的雪。他高兴地吹起口哨：“大板城的姑娘，真漂亮……”怎么横竖离不开姑娘。他停下，披上淡蓝毛巾浴衣。他这人本不是讲究穿什么浴衣的人，可男男女女合用一间浴室，出出入入总不能袒胸露臂吧。再说了，在加拿大，男人和男人在一起，也不能说就安全多少。还有男同性恋呢不是？遮住些身体总没错。

嚓！嚓！嚓！他在浴室刷牙，节奏鲜明。洗澡的喷头，因年久失修，水不能哗哗哗流，做出一门心思给房东省钱的架势。

洗完澡，他又穿上浴衣，到厨房去弄饭吃。阿嫻不在家，想必今天是早班。贝尔没动静，不是没起呢，就是已经上学去了。

厨房小小的，除了冰箱、炉子、水池和装在墙上的一排碗柜外，还挤了一张饭桌和三把椅子。房东的意思很清楚，咱小是小，五脏俱全。大洪先把米饭用小电饭锅蒸上，电饭锅是以前的房客留下的，其貌不扬，蒸饭还行。他从冰箱里拿出牛奶给自己倒了一杯，又烤了两片面包，抹上厚厚的一层花生酱，就着奶三口就吞干净了。把杯子洗干净，放进碗柜里。又从冰箱里拿出一块肉和一棵白菜，这边切着白菜，那边微波炉在解冻肉，一会儿一盘白菜炒肉片得了。他把菜和米饭放到饭盒里，带到英文学校当午饭。学校饭厅有微波炉可以热饭。

昨晚，司马波打电话到饭店，约他这个周末去滑雪，八成听了要下雪的预告。今天是星期五，他们约好星期六